

尋求上主聖容的世代

以《聖詠》廿四篇為台灣祈禱

徐汶菁¹

《聖詠》廿四篇，既是一首禮儀性詩歌，用於遊行詠唱中；也是一篇牧靈的教導，勸導信友虔誠事主，不可只重禮儀形式，更要由衷真摯地朝拜天父。本文作者身為台灣人及基督徒，對甫過百歲的中華民國，一方面感慨於時代的變遷，另一方面深為《聖詠》廿四篇所觸動，認為當今台灣正處於與詩人同樣「尋求上主聖容的世代」中。作者期以此篇《聖詠》，為當代台灣人帶來最美的祝福與祈禱。

前 言

去年慶祝了中華民國建國百歲，現迎接民國 101 年的來臨。筆者一方面滿心期待這個值得歡慶的日子；另一方面，也想藉此機會，反省台灣所走過的歷史以及今日的台灣。

身為一名台灣人，同時是基督徒和神學生，內心愈來愈感動於《聖詠》廿四篇詩人以那尋求上主聖容的祈禱。筆者循著台灣歷史的足跡，面對台灣的今日和未來，與詩人深切同感，今日的我們，同樣身處尋求上主聖容的世代。台灣從被侵略、

¹ 本文作者：徐汶菁，現就讀輔仁大學神學院神學系碩士班。

被殖民的悲情歷史，到如今以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及經濟主義等掛帥的社會價值觀，當今從家庭到社會，人與人的關係充滿著自私、不真誠、不再相互信任的傷害。美麗的 Formosa 面貌已成了衰老滄桑的模樣，不僅外貌變了，連內在的根源也漸消失無蹤了。

《聖詠》廿四篇主要分為兩部分（1-6 節及 7-10 節）。7-10 節是以撒下六及編上十五為歷史背景所記載的史事，引約櫃登熙雍時的對話，書寫年代較早。前一部分（1-6 節）則是在充軍歸國後，按照新的環境及新思想的需要，為後人所加的²。就文學的價值而言，這是一篇禮儀《聖詠》，在宗教禮儀上是遊行時所用的歌曲。在神學的意義上，教父們與聖師們則將此篇《聖詠》貼合於光榮升天的耶穌和聖母身上。主要藉此教導信友在世上如何虔誠事奉上主；不可只重於禮儀的形式，真正的禮儀是由衷而真摯地朝拜天父（若四 23）³。

本文將試從這份真誠惻怛之心出發，在這首充滿歡慶詠唱的詩歌裡，回頭看台灣，在被鼓舞起來的希望與熱情中，能否在時代的變遷下焚而不毀？更願以信仰的堅持，同詩人引領台灣的百姓，一同尋求上主的聖容，一同聆聽祂在歷史中的呼喊，

² 主前 586 年的國難使約櫃及猶大的軍隊蕩然無存，想要再詠唱《聖詠》廿四 7-10，已不能以這首詩歌原來的觀點歌唱，卻要有一番新的禮儀解釋和調整，結果就有了 1-6 節的產生。參 A. George 著，房志榮、于士錚合譯，《絕妙禱辭：聖詠》（台北：光啓文化，1994），26、28 頁。

³ 韓承良，《聖詠釋義》（台北：思高聖經學會，1980），215 頁。

在真誠的祈禱裡，掌握悔改與新生的契機，使歡慶的日子、百姓歡唱的隊伍不致成爲空洞、虛假的裝飾。

一、尋求上主聖容：v.3~6

³ 誰能登上上主的聖山？誰能居留在他的聖殿？

⁴ 是那手潔心清，不慕虛幻的人，是那不發假誓，不行欺騙的人。

這段經文是以「啓應法」的筆法所構成。在行進的隊伍中，由一位代表發問登上上主聖山的條件，繼而由一位司祭或肋未人作答⁴。其實，《聖詠》十五也以相同的筆法，說出一個真心崇敬上主者所應具備的條件⁵。真正配得進入聖地者，在有形可見的外在形式下，更應慎重考慮的問題是內心的態度：對盟約的虔敬和信心⁶。爲能登上上主的聖山，及祂安居的所在，並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全心全意歸向上主。攀登上主的聖山，就是想與上主親近之意，而這是需付上代價的。既不重視外在的形式，所付上的就不是以肉體的受苦而論，更重要的是心靈中的克己謙卑⁷。誠如先知所言：

⁴ 同上，217 頁。

⁵ 「上主，誰能在你的帳幕裏居住？上主，誰能在你的聖山上安處？只有那行爲正直，作事公平，從自己心裏說誠實話的人」（詠十五 1~2）。

⁶ 居佛神父著，呂芬蓉、曹定人合譯，《聖詠：結構及意義》（台北：華明書局，1983 二版），201~202 頁。

⁷ 包忠傑，《詩篇註解》（香港：宣道，1978），166 頁。

「因為至高者、卓越者、居於永遠者、名為聖者的這樣說：『我雖居於高處及聖所，但我也與懺悔和心靈謙卑的人在一起，為振奮謙卑者的心情，甦醒懺悔者的心靈。』」

（依五七 15）

「手潔心清」是鑒察人心的上主，對於攀登祂聖山、渴望與祂親近的人所提出的要求。神所察看我們的，不只是外在表面的清潔，更是我們內心真正的動機與目的；所要求的是身心都能合乎祂的心意。「手潔」是指行為上的無瑕可責；「心清」是出於內心的清潔，在所行的事上均是出於純潔的思想意念⁸。

「不慕虛幻」：「虛幻」指的是虛假、虛空，喻指偶像的敬拜，崇拜偶像是犯了天主的誡命（出廿 7）。「不發假誓」：誓言的目的是在於真誠，不心懷詭詐。「不行欺騙」，喻指誠實相待。透過詩人這些警語，隱合著更深一層的意義：去除虛假、詭詐、不真誠的行為，亦即要尊重人際之間的坦誠和真摯。換句話說，朝聖者、攀登上主聖山者、尋求祂聖容的人，應具備尊重神和敬愛人的條件⁹。

這一時代，面對台灣社會的遽變，詩人清晰的話語，為今日的我們更顯格外鮮明，一語即切入我們當今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許多人問：「台灣的根還在嗎？」「台灣的根在哪裡？」

⁸ 周郁晞，《中文聖經註釋—詩篇》上冊（香港：基督教文藝，1996），215~216 頁。

⁹ 張國定，《天道聖經註釋—詩篇》卷一（香港：天道，1999），396 頁。

詩人所描述的朝聖者、尋求上主聖容者所應具備的特質，筆者認為，正可作為台灣人「尋根」的典範。長久以來，台灣在殖民統治者的統治下，被以不同的方式以番制番、以夷制夷的統治著，在殖民經濟的體系下，逐漸形成了台灣人自私的性格。因為害怕受傷害，我們不再真誠以待；因為不再真誠以待，我們也不再彼此信賴。以至當今追求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已然成為台灣社會價值的核心。年輕學子不再被教導應如何為這塊土地及其一切人、事、物付出什麼，反而是要為達到個人成功，可不惜地、理所當然地從這一切人、事、物上擷取愈多愈好。盼望透過朝聖者尋求上主聖容者的詩歌詠唱，再次地喚醒我們對擁有真誠、公義、慈愛社會的渴望，同時能潛沉下來，誠實面對我們的問題，並謙卑地承認我們確實需要這份真誠、信任的態度和關係。此外，也藉由詩人的教導，重新接受這為我們正是能夠悔改、實踐的方向。

⁵ 他必獲得上主的祝福；和拯救者天主的報酬。

⁶ 這樣的人，是尋求上主的苗裔，追求雅各伯天主儀容的子息。

這段經文提供了願真心尋求上主的人，一個強而有力的保證。一個人若具備了上述條件，不但可以進入上主的聖殿，居住在那裡，且可獲得上主的報酬¹⁰。「祝福」、「報酬」都是

¹⁰ 韓承良，前引書，217頁。

神所賜的禮物，著重的不僅是神的贊許和慈愛，更進一步表達天人之間忠實不渝的關係：神持守盟約、施慈愛；尋求祂的人忠心地常在盟約裡¹¹。這樣的人，是尋求上主的苗裔，是尋得祂聖容者所得的祝福與報酬。為台灣人「尋根」的旅程，這未嘗不是給予我們力量、安慰與盼望？！在這充滿權力與利益、舊傷新痛分隔人心的混亂世代，為基督徒而言，又何嘗不是再次給予我們學習新時代的使命與實踐，而不放棄對公義與愛的堅持？！因為這是一個尋求上主聖容的時代，「清心的人」確實要看見天主¹²。真心尋求祂、認真尋根的人，必要獲得祂的祝福與報酬。

二、肯定屬於上主：v.1~2

現代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是從新古典經濟理論（neo-classic economics）¹³而來，此思想主要強調經濟如何發展。尤其是二次

¹¹ 張國定，前引書，396頁。

¹² 與瑪五 8：「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相呼應。

¹³ 從 1960 年代後期開始，新古典主義在一片批判「傳統發展經濟學」的浪潮中興起。在發展中國家，由於結構主義的政策主張並沒有取得預期的經濟成效，新古典主義思想開始運用於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制定之中，尤其影響了世界性組織中兩個最富於權威性的國際金融機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此同時，一些能充分表達第三世界國家代表意見的國際組織，諸如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和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等，也受到自由市場和新保守主義思想的左右。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中心論點，可概括為經濟不發達的結果，來自於錯誤的價格政策，以

大戰後，全球經濟的成長，成為跨國企業及各國政府發展的目標，國家利益是以經濟成長主義（economic growth-economism）來衡量的，特別是如台灣、韓國和新加坡等所謂戰後新興工業發展的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NIC），及如中國和印度等新崛起的國家¹⁴。這理論認為，自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只要經濟能夠成長，任何環境、貧窮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在此影響下，那些邊緣化的勞工、貧窮的地區、國家、整個生態系統，都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個體與成長（the individual and growth）成為兩個主要的價值觀¹⁵。個體或地球的資源，完全不受限制，只強調在資源分配和最大、最快速的成長，減少社會對個體（包含人類和企業在內的握有權力者）的限制。因此，為達到無限制的經濟成長，即使需付上相當高的社會成本、需犧牲處於邊緣的人們，甚至連自然界也成為受難者，都在所不惜。

台灣受到這種經濟價值觀的影響，以個人為中心、以累積財富為目標，人們以利益為首來使用資源，不再愛惜自然界本

及第三世界政府過度的活動，進而引起太多國家干預，並導致資源配置不當。因此，對政府、市場各自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應進行重新評價，並應利用市場力量，解決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領域的這一思想轉向，被稱為「新古典復活」（Neoclassical Resurgence）。新古典主義學派發展理論的特點是：強調外向發展和對外貿易、強調經濟的私有化、重視農業發展和人力資本投資。參：<http://wiki.mbalib.com/zh-tw/...>。

¹⁴ 楊順從，〈對於後經濟衰退時期的一些取代性的生活模式探討〉《神學與教會》第35卷第1期（2010年1月），111頁。

¹⁵ 同上，112頁。

身所與生俱來的價值、人際間不再彼此相助相愛，一切只為自己的利益而支配著他們，打斷了與自然界、與他者之間的關係，導致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的社會不公義現象。犧牲大多數人來服務少數的特權階級，犧牲窮人來使得富有階級得利益。商業利益價值，遠超過環境、民主、人權和社會公義的關懷。

¹ 大地和其中的萬物，屬於上主，世界和其間的居民，屬於上主。

² 是他在海洋上奠定了大地，是他在江河上建立了全世。

面對個人中心主義所帶來的痛苦與破壞，我們必須奮力地拆毀。這段經文正深刻地提醒我們：回到上主面前，承認每種創造物本身與對上主的價值是何等寶貴。因為是祂創造了萬物，祂才是萬有的主宰者。

「屬於」一詞在希伯來原文中，具有「所屬」或「所有權」之意，此宣稱明顯是高舉神為整個宇宙的創造者和主宰者，傳揚祂的主權，天上地下一切權柄均屬於祂¹⁶。同時，詩人在第2節更進一步指出，唯有上主才有資格、有能力建立整個世界。古時猶太人的觀念，認為海洋是世界大地的根基，地層上有江河，原始的深淵是虛無、死亡的象徵，整個世界如懸掛在死亡的邊緣，但因上主不斷地支持它，所以大地可永恆存在。上主已戰勝了具有毀滅性的力量，且這戰果是永遠常存的¹⁷。

¹⁶ 張國定，前引書，394~395頁。

¹⁷ 韓承良，前引書，216頁。

如此看來，「肯定屬於上主」可作為當今台灣欲拆毀這個人中心主義、去除人們自私、貪婪表現的一種新思維模式。既然同為上主的創造物，各人、各民族、各國家及整個自然界與宇宙萬物之間，絕不可相互輕視、利用，因在上主眼中萬有都是一樣地寶貴。另外，個人生命的價值、整個世界的發展，應從追求財富、利益的目的，轉為以整個人類、世界的需要，並為後代子孫著想。這乃是將所有生命計算在內，絕非為少數特權階級或只考慮個人現世利益，而忽略未來子孫的世代¹⁸。換言之，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整個經濟、國家的發展，是否以人類真正的需要為出發點、是否兼顧到整個自然界的健康。以信仰的觀點而論，則是重述以上主為中心的信仰真諦。今日的教會不能再漠視這違反人權和生態體系的破壞等問題，否則，我們將會成為一個與救贖和創造無關的組織而已。這是一個機會，且有必要重新思考今日台灣教會所應扮演的角色。

三、上主！願祢來：v.7~10

⁷ 城門，請提高你們的門楣，古老的門戶，請加大門扉，因為要歡迎光榮的君王。

⁸ 誰是這位光榮的君王？就是英勇大能的上主，是那有力作戰的天主。

⁹ 城門，請提高你們的門楣，古老的門戶，請加大門扉，因為要歡迎光榮的君王。

¹⁰ 誰是這位光榮的君王？其實這位光榮的君王，就是萬軍之

¹⁸ 楊順從，前引文，119頁。

軍的上主。

這段《聖詠》的歷史背景，應是達味戰勝耶步斯人、奪取他們的城堡後，將上主的約櫃遷往熙雍山時的作品，以供遊行的隊伍詠唱，這確實是一首威嚴雄壯的讚詞。護送和歡迎約櫃，在以民的歷史上，是件重大且具有深重意義的宗教活動。對以民而言，為永誌不忘上主的無上光榮，乃規定每年舉行此慶日，這就是著名的帳棚節，同為慶祝「雅威登極」的紀念¹⁹。

在達味的時代，此首詩歌的詠唱，仍保留對雅威古代君王的名號，祂曾在西乃山顯其威能；也是一位大能的戰士，參加自己百姓的作戰，擊敗一切祂的仇敵（撒下五 17~25）。祂在軍中的記號，就是約櫃，約櫃如同是祂可移動的寶座（撒上四 3~4；戶十 35）²⁰。不過，在放逐之後，雅威的進城已不再是戰爭的行動，而成為一種禮儀的遊行。在詠唱這首古老的詩歌時，以民所想的，該轉變為雅威為審判而來、為救自己的百姓而來²¹。

這份詠唱之情，筆者認為，著實也可作為我們歡慶台灣度過百歲的心聲。打開門扉，迎接祂的來臨。祂是光榮的君王、是萬軍之主、是我們生命、整個國家、整個世界的主宰者，祂已為我們戰勝了具有毀滅性的破壞力量，所許給我們的是充滿慈愛、真誠、公義的社會。歡唱以色列盟主勝利的詩歌，將成

¹⁹ 韓承良，前引書，218 頁。

²⁰ A. George 著，前引書，27 頁。

²¹ 同上，28 頁。

為祝福我們的和平頌詞，它將帶給我們希望的色彩，預備我們在未來的日子中，繼續尋根的旅程。作為尋求上主的聖容，這也許是為當代台灣人最美的祝福與祈禱吧！

結 論

總體而言，台灣在擺脫被侵略、被殖民的夢魘後，這位「亞細亞的孤兒」²²確實嘗試在風雨孤苦中站立起來。1960~1980年的廿、卅年間，台灣的經濟發展以提供外國投資者一個廉價勞力環境為主，進而慢慢地進入全球市場。1980年後，台灣已然成為許多國家的主要投資國之一。面對製造成本的增加，台灣政府政策最重要的改變，就是從大量且勞工密集的經濟轉變為高價值、高技術的產業，特別是以半導體為主。1990年以後，更與世界級的資訊工業合作。建立起全球性銷售和供應網路，成為全球資訊工業的一個重要供應者²³。

²² 採自《亞細亞的孤兒》（日文名：アジアの孤兒）是台灣作家吳濁流成名的長篇日文小說，成書於日治時期，於1943年起稿，至1945年脫稿。小說原名《胡志明》，但因書名與當時的越共領袖胡志明名字相同，恐被誤會，所以改書名為《亞細亞的孤兒》，並將主角改名為「胡太明」，次年再版時，又改書名為《被歪曲了的島》（歪められた島）。本書對當年的台灣人，既非日本人也非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深感矛盾與混亂有深刻的描繪。內容敘述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知識分子胡太明在台灣受日本殖民的欺壓；到中國後，又不被認為是中國人而受到歧視。在對自身歸依的無助感及許多人生挫折打擊的日侵月蝕下，最後混亂發瘋，悲劇收場。參<http://zh.wikipedia.org/zh/...>。

²³ 楊順從，〈從台灣經濟發展的經濟探討生態宣教對台灣教會的意

在 1980 年間，台灣可說是完全擺脫了所謂的貧窮，進入了相當富裕的生活，並被視為世界成功的經濟發展典範，但問題是，這成功要付出多少代價？台灣面對越來越多的失業問題、生態環境的破壞、面臨破產邊緣的農業產業，以及「富裕」所帶來的社會成本，台灣社會充斥著賭博、投機、功利自私、個人主義的風氣²⁴。這樣的情況，正如同美國經濟學者 David C. Korten 所說的「經濟成長的計算方式，並不與社會和自然資本的銷耗一致」，實際上，這些社會和自然等的外部成本並沒有消失，只是內在化而已²⁵。筆者認為，這正是台灣內在根源流失的主因。

詩，是詩人心靈與心外事物的交會，在其生活經驗和對人生體悟裡、在情與意的醞釀中，孕育而生的產物。沒有任何邏輯理路可尋，卻能帶領讀者以溫柔敦厚的心默觀宇宙，進而對人、對事、對人生有了更新的體認，從而觸及形上的直觀智慧，嚮往以心和世界相合的境界²⁶。《聖詠》廿四篇正是深刻表達出以民充軍前和充軍後，以不同的心境唱出對上主的讚頌。作為一首進聖殿之歌，只是在經歷了亡國被擄、回國重新建立聖殿後，想必在吟唱這首古老的詩歌時，對以民而言，必有著更

義》《神學與教會》第 33 卷第 1 期（2008 年 1 月），48~49 頁。

²⁴ 同上，53 頁。參：楊國樞、葉啟政主編，《在台灣的社會問題》（台北：巨流，1991）。

²⁵ 同上。

²⁶ 林逸君，〈一首充滿感動的詩：聖詠一三九篇〉《神學論集》83 期（1990 春），41 頁。

新、更深的體認，對於上主的認識是更加地深透。

此詩 1~2 節重申了雅威是宇宙的主宰，因祂創造了宇宙，這思想是放逐後特有的；3~4 節則以對話方式，說出進入聖殿者的條件，這些要求一方面是屬於社會倫理性的，另一方面也符合先知們在信仰生活中的教導。5~6 節再次以信靠上主的態度，表達了上主必向忠誠服從的信者、真心尋找祂的人，賜予祝福和報酬。最後，7~10 節在歷史的脈絡下，繼續傳述這位始終與他們同在、一同作戰、拯救他們、領他們回國、未來仍將繼續帶領他們的「萬軍之上主」，祂是配得讚頌的。

今日的台灣，時代已經改變，平安仍未真正來臨。或許為基督徒而言，《聖詠》廿四篇能帶給我們一個新的契機與希望，同時也能更深地體會到在時代中的新使命。以深沉的信仰和警醒、開放的心胸，謹守著代禱與福傳的使命，一同帶領著台灣百姓尋求上主的聖容、一同攀登祂的聖山、一同找回我們的內在根源，承認我們是屬於祂，打開門扉歡迎祂。在列隊的歡迎聲中，築出一條通往屬神平安、真誠、公義慈愛的道路，獲得超越凡世的希望與安慰。期盼有一天，我們也能如同以色列子民一樣，向整個世界、整個宇宙高呼「萬軍之上主」是配得讚頌的。